



他山石——经济史译丛

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

PORTRAIT OF THE FAMILY WITHIN THE TOTAL ECONOMY

1788 - 1990 澳大利亚长期动态的研究
A STUDY IN LONGRUN DYNAMICS, AUSTRALIA 1788 - 1990



[澳] 格雷姆·唐纳德·斯诺克斯 著

Graeme Donald Snooks

尹雪芬 刘晨阳 林国祿 等译

殷汝祥 校



中国经济出版社

《他山石——经济史译丛》

主 编:樊 亢

副主编:张抒文

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

——1788~1990 年澳大利亚长期
动态的研究

PORTRAIT OF THE FAMILY WITHIN THE TOTAL ECONOMY

A study in longrun dynamics, Australia 1788~1990

[澳]格雷姆·唐纳德·斯诺克斯 著

Graeme Donald Snooks

尹雪芬 刘晨阳 林国禄 等译

殷汝祥 校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1999-0643号

**PORTRAIT OF THE FAMILY WITHIN
THE TOTAL ECONOMY**

A study in longrun dynamics, Australia 1788~1990

Graeme D. Snooks

Coghlan Professor of Economic History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opyright © 1994 by G.D. Snooks

First published 1994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China Economic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澳大利亚)斯诺克斯著;殷汝祥等译.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2

(他山石——经济史译丛/樊亢主编)

ISBN 7-5017-4879-9

I.在… II.①斯…②殷… III.①家庭-影响-经济发展-研究-澳大利亚 IV.F1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671 号

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

—1788~1990 澳大利亚长期动态的研究

PORTRAIT OF THE FAMILY WITHIN THE
TOTAL ECONOMY

A study in longrun dynamics, Australia 1788~1990

[澳]格雷姆·唐纳德·斯诺克斯 著

Graeme Donald Snooks

尹雪芬 刘晨阳 林国禄 等译

殷 汝 祥 校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媛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A5 13.25 印张 349.9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7-4879-9/F·3876

定价:28.00 元

献给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托马斯·詹姆斯·斯诺克斯

Thomas James Snooks

1890~1958

格拉迪斯·鲍威尔(娘家姓)

Gladys Powell (née)

1892~1943

阿尔弗雷德·查尔斯·威廉姆斯

Alfred Charles Williams

1896~1992

瓦奥莱特·希尔达·威廉姆斯(娘家姓)

Violet Hilda Williams (née)

1899~1995

前 言

在西方世界,家庭部门已经成为被遗忘的经济。然而它却一直在经济体系的运行及演变方式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本书的写作,我希望能唤起大家对家庭经济在“整体”经济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共同记忆。本书不仅通过将家庭部门重新纳入整体经济的框架,而且通过明确和分析工业革命以来澳大利亚社会的长期动态过程,以求达到这一目的。实际上,推测人类社会在未来将走向何处,关键在于了解过去和现在经济演变的运作系统。

理解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动态过程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观察(seeing)它们是如何随时间的流转而运作的。尽管演绎理论已经取得许多成就,但它最大的失败,就社会科学普遍而言,特别就经济学而言,是它对探求动态过程的尝试。经济理论作为一种一般性的工具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see)并展示(show)现今社会曾经如何和正在进行的转变的话,就必须结合运用其他方法。这就是分析经济史的任务。只有集中研究个别国家,或者在经济上密切相关的一组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才能充分地了解这一动态过程。相反地,对“全球”问题的研究日益流行,促使学者们用主流静态理论去检查比较的结果。通常这样做能为确认现有的静态理论提供依据,但却无法探求动态过程的真实情况。然而,在本书的研究中,我重点研究的并非思维的抽象结构,而是涉及真实世界演变过程的事实。这些事实可以加以一般化,以提供曾被我认为“存在的”模型。——这是一种实际存在模型。同时,这里引用的事实涉及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的一种社会账户的新系统,而不论这些经济活动是发生在家庭还是在市场。因此,这里的研究是对整体经济的一种描述。

本书所描述的是澳大利亚长期的整体经济。目的是展示 1788 年以来家庭部门和市场部门是如何相互作用以促使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因而本书的描述试图揭示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洞察对原地经济制度之下的和短期的特征——而不仅仅是强调其瞬间的及表面的形式。为此,本书引入一个三部门模型——包括家庭、私人及公共部门,通过这种分析所揭示出的,是那些不仅决定澳大利亚,而且决定整个西方世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如何发展的动力,例如,它改变了现代市场经济,同时导致了 20 世纪下半叶女性从家庭走向市场的革命性转变。因此,本书在讲述澳大利亚经济自 18 世纪末以来如何兴起的新故事的同时,也展示了一幅关于现实世界动态体系的广阔画面。实际上,本书对一般的长期动态关系的考察,是对特定环境下个别经济的考察——这里则指整个澳大利亚经济。因此,我希望本书所做的研究,能对那些关心长期动态经济,以及那些有意研究澳大利亚经济及社会演变的人,具有普遍的意义。

有关本书主题及方法论的内容在第一章中做了介绍。这一章的题目是“经济描述”,其中论述了现实世界动态进程不能通过演绎模型,而只能通过存在模型来解释。该模型建立在源于数据资料的经济描述——或者经济的时间画面(timescapes)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本书以后各章的重心所在。其余的内容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被遗忘的经济(The Forgotten Economy)——提供了对澳大利亚整体经济的一套新的社会账户体系的经验检验和解释,有关整体经济的内容则在第二部分依次予以介绍。第二章至第五章将家庭部门置于更广泛的经济之内,并对家庭部门与市场部门相互作用的过程做了以经验为依据的分析。第六章试图用前几章的各项分析结果对澳大利亚从 1788~1990 年的经济发展做一个重新描述。为此,我建立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发展模型,该模型包括分别作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源泉的家庭部门和市场部门。这与诺埃尔·布特林(Noel Butlin)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蒂莫西·科格伦(Timothy Coghlan)于 19 世纪 80 年代研究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时,所

采用的市场导向的方法大相径庭。本书第二部分(第七章至第九章)——对整体经济的解释(Accounting for the Total Economy)——论述了我对 1788 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家庭和整体经济的收益及资本形成所做估计的性质和框架结构。这部分基本包括了对家庭年劳动单位、资本和土地的估计,以及利用反映它们各自机会成本的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对其进行估价。最后,第十章“回顾”,对已经完成的及尚未完成的工作做了简要的复述。

这本书的写作并非没有遇到丝毫困难。困难来自本书的读者可能将分成两大群体。一个群体主要对本书的解释部分(第一部分)感兴趣,而另一群体则注重本书所采用的方法(第二部分)。尽管我无意干涉读者自主的权力,那些对本书的解释部分有兴趣的读者,会希望按照各章的刊印顺序依次来通读;而另一方面,那些满足于无需具体研究即可得到完整的统计结果的读者,也许宁愿从陈述主题、原理及方法论的第一章读起,然后跳至第二部分详述判断程序的第七至第九章,再转回头读第一部分的第二至六章,最后跳读第十章回顾全书。我希望,有些读者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本书,完全可以在阅读时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而不必拘泥于以上两种读法。

另一个更为明显的困难来自术语,迄今为止,针对研究长期市场——家庭动态机制所需要的相对较新的概念,尚未形成一套普遍认可的词汇系统。事实上,现今很多用于传统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的词汇,例如用“家庭收入”来表示由通常居住于本国的居民所获得的“总(市场)收入”,并不恰当,且有误导性,因此需要对其重新定义。

在本书中“市场”一词(而不用含义不清的“正规的”一词)被用来定义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以取得现金或类似等价物)那部分整体经济活动。这种市场活动产生了“私人”(商业)或“公共”(政府或准政府)部门。另一方面,由家庭部门(family sector)从事的那部分整体经济活动不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被称为“家庭(household)”(而不是涵盖面较窄的“非正规”的)生产。因此,商品和劳务的可售性(而不是实际销售量)成为“经济”活动的检验标准。如果能明确区分生产和

消费两种活动——比如生产和消费或者家庭清洁服务——那么生产出来的商品和劳务就应被视为是“经济的”，因为它们有出售的可能性并能增加家庭“收入”。但是，如果一种活动不可能识别它是生产活动还是消费活动——正如在看电视或下棋的例子中——那么它们就必须被视为“休闲的”而非“经济的”活动。

更进一步地，本书对产生于市场部门和家庭部门的经济活动的价值量分别称为“市场总收入”和“家庭总收入”，二者之和用于衡量“整体经济”中的经济活动，我们称之为“社会收入总值(GCI)”。最后，“社会总资本形成(GCCF)”的各组成部分也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定义：这些定义在书中第二部分做了详细的论述并统一收录在书后的术语及概念一览表中。该表包括了书中用黑体字标明的首次出现的新词或重新定义的词汇。

这本书不只是我对家庭部门及其与整体经济关系长期进行研究的一项成果，也是我对人类社会长期动态过程的真实情况所做的一次更广泛的调查的组成部分。这项调查可以说始于1986年的《末日经济(Domesday economy)》，延续至1993年的《突破时间的经济学(Economics without time)》，今后它将重点研究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在本书中，我解释了有关演绎理论在探索现实世界方面的局限性和直接考察现实的需要——通过观察而不是通过遐想去理解这样一些早期的问题；还解释了有关历史上经济人在人类社会不断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课题。这里沿用了长期分析以便为经济转变过程及其基本驱动力的性质和运作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我对书中课题的研究已持续了10年。这期间，此课题既曾受制于也曾得益于我对较长时期经济增长的更广泛的兴趣。由于兴趣广泛拖延了研究进程，但这也对此项研究有所裨益。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为了赶时间而在5年前写成此书，它很可能在内容上要逊色不少——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建立在一代代学术前辈们的思想观点及无条件地辛勤工作基础之上的。在真空状态下不可能产生知识的进

步,这对于衡量及分析国家经济进步的各种尝试而言,尤为正确。在《国家收入(Income of nations)》一文中,保罗·斯塔登斯基(Paul Studenski)追溯了对市场部门进行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的缓慢发展历程,即从17世纪末,英国的佩蒂(Petty)、达文安特(Davenant)和金(King)的政治估计(事实上一个很好的事例是回到历史上1086年英王威廉一世时期的国民账户),到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世界范围的社会账户体系的阶段。对于传统的市场导向国民账户的最新尝试,是通过衡量家庭部门以涵盖整体经济,而这有赖于经济思想的重大变化。尽管我们承认,在应用上和理论上都受惠于此前的学术成就,但是批判性地分析本书以尝试着扩展现有的知识面仍然十分重要。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贬低其他人的工作成果,而是要为新的学术结构即将接受更严格的审查准备条件。

在过去的10年中,我在学术界背负了一身的人情债。首先是对我的老朋友和同事罗德·马多克(Rod Maddock),他于1982年让我为在堪培拉召开的一次会议写一篇关于无酬工作的论文。当时那篇论文与现在这本书之间的差距是无论如何都超出我们两人的想像的。其次是对那些不厌其烦地多次出席我的家庭经济研讨会的同事们。我尤其要感谢杰夫·布伦南(Geoff Bernnan),斯坦·恩格尔曼(Stan Engerman)(他勇于承担审阅全部手稿的艰巨任务),詹姆斯·福尔曼-佩克(James Foreman-Peck),鲍勃·格雷戈里(Bob Gregory),鲍勃·杰克逊(Bob Jackson),马克斯·纽特茨(Max Neutze),埃夫纳·奥弗(Avner Offer)(他不断地鼓励并帮助我),阿德里安·帕甘(Adrian Pagan),乔纳森·平卡斯(Jonathan Pincus),以及约翰·特里布尔(John Treble)(他曾提醒我注意劳动经济学家们的成果)。他们的意见总是一如既往地为我做了很好的指引。我还要感谢两位不知名的审阅者,他们对本书原先的一份草稿做了非常详细与深刻的评论。

我要感谢那些直接或间接帮助我完成课题研究的人们,感谢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和高级研究院对他们的资助。特别是同克里斯·

尼兰德(Cris Nyland)和德博拉·乔丹(Deborah Jordan)的定期讨论使我获益非浅。我有幸邀请他们二位分别作为1987~1988年和1988~1989年度这一课题的全国研究员(National Research Fellows)^①。他们由此继续沿着各自的思路发展有关家庭课题的研究——克里斯致力于该课题的思想发展史,而德博拉则研究土著家庭经济。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他们二人的著作问世。最后我希望能对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所在系的同仁们表达深深的谢意:感谢那些奉献很多的研究助手和程序员们——简·伯克利(Jane Berkley),米里亚姆·兰多(Miriam Landau),韦恩·诺顿(Wayne Naughton)以及雷哈·罗格罗(Raha Roggero)[更早些的有在阿德莱德(Adelaide)的格伦·莱曼(Glen Lehman)和海伦·史密斯(Helen Smith)]——他们面对大量繁重的工作毫不退缩,感谢办公室的职员——珍妮·哈克塞尔(Jeannie Haxell),安·豪沃思(Ann Howarth)和巴巴拉·特里温(Barbara Trewin)——他们娴熟而令人愉快地按时完成了紧迫的文字处理及排版工作。感谢我的编辑人员们——巴里·豪沃思(Barry Howarth)及其助手巴巴拉·特里温——他们承担了对各版本校样进行复核和校订的关键性任务,感谢巴里·豪沃思编纂索引,感谢埃米特·沙利文(Emmett Sullivan)——一名知识丰富的学生——他协助我做了部分经济计量工作。谨以此书献给为我的家庭影集摄下第一幅照片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格雷姆·唐纳德·斯诺克斯

堪培拉的七橡树

^① 澳大利亚政府设有全国研究员基金,用于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译者注。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经济描述	(1)
回忆被遗忘的经济	(1)
存在模型与逻辑模型:一种新视角	(3)
如现实主义摄影的数量经济史	(10)
观察是理解的开始	(13)
注 释	(15)

第一部分 被遗忘的经济

第二章 整体经济	(21)
关于两次革命的故事	(21)
一个整体经济的模型	(23)
现实的重新描述	(29)
家庭 - 市场的动态变化	(39)
结 论	(52)
注 释	(53)
第三章 家庭经济	(57)
行为支配原则	(58)
家庭内部的动力	(68)
对家庭经济的描述	(71)
家庭的形成	(78)
结 论	(94)

	注 释.....	(95)
第四章	家庭劳动者	(99)
	被忽略的一族	(99)
	理论上的劳动力性别分工:一个新模型	(100)
	现实中的劳动力性别分工:一幅新画面	(108)
	家庭劳动力.....	(110)
	家庭中的人力资本.....	(119)
	结 论	(127)
	注 释	(128)
第五章	市场和家庭.....	(133)
	市场-家庭相互作用的模型.....	(134)
	1788~1990 年间澳大利亚女性就业机会的变化 ...	(142)
	1890~1990 年间澳大利亚女性的市场就业	(153)
	结 论	(163)
	注 释	(166)
第六章	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重新描述.....	(171)
	关于整体经济的动态观点.....	(171)
	长期经济发展的新模型.....	(174)
	1788~1990 年间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	(184)
	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	(203)
	注 释	(204)

第二部分 对整体经济的诠释

第七章	统计历史的社会账户的新方法.....	(209)
	被遗忘的经济的统计基础.....	(209)
	一种国民账户的新体系.....	(214)
	可供选择的测量家庭劳动的概念性方法.....	(215)
	方法和资料来源.....	(221)

	1788~1990 年间澳大利亚的总社会账户	(222)
	注 释	(259)
第八章	家庭与家庭劳动者	(263)
	家庭的形成	(263)
	家庭劳动者	(266)
	家庭劳动的估价	(272)
	澳大利亚统计局对 1986~1987 年度	
	“无酬家庭劳动”的估计	(277)
	注 释	(315)
第九章	整体经济中的资本、土地和收入	(317)
	家庭资本	(318)
	居住的土地	(325)
	家庭收入	(325)
	社会收入总值与资本形成	(329)
	产出与投资的价格	(329)
	资本集约度与生产率	(331)
	注 释	(370)
第十章	回 顾	(371)
	时间画面	(371)
	存在模型	(372)
	注 释	(378)
	新术语和新概念一览表	(380)
	参考书目	(387)
	译后记	(407)

第一章

经济描述

回忆被遗忘的经济

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家庭经济都是被遗忘的经济。尽管家庭经济是一切经济制度的核心——无论这种制度是原始的还是先进的，现代的还是中世纪的——它却一直被忽略、被忽视、被轻视，而且已经被逐出了共同的记忆。¹实际上，在家庭经济的存在形式和功能被真正认识和了解之前，它就被逐出了共同的记忆。记忆的失去不是因为家庭经济被视为微不足道或是过时（passé）了，而是因为它太容易被人忘记。回忆被遗忘的经济就需要有一些新概念、新数据，以及大量新的分析。不过这种努力的回报率是很高的，因为在回忆的过程中，**整体经济**（Total Economy）这一概念由含义模糊到逐渐清晰直至形成。

关于家庭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长期角色我们知道些什么？近200年来，存在于市场部门和家庭部门之间的动态联系的性质又如何？家庭经济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变化是如何起作用的？家庭部门的劳动者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由于对家

庭乃至整体经济的活动缺乏恰如其分的估计，所以在过去不可能精确地或者权威性地回答上述问题，因此，本项研究整理了大量的数据，以便既能回答这些较大的且更为普遍的问题，又能处理较小的有关时间、地点的具体问题。在回忆的过程中，我们对工业革命以来整体经济的形态及功能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尽管上面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但是，这里的个案研究则集中于从 18 世纪末第一批白人殖民者的到来，到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间的一个资源丰富的对趾地——澳大利亚。当对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长期研究时，也有可能将这个对趾地的经验扩展到全球的范围。

这是一部用数字记载的历史，它讲述了一个简单的、关于经济的来龙去脉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家庭劳动者对更大的实体，即整体经济做出了贡献。也正是这样一部数字的历史，它更关注的是经济现实而不是经济技巧的展示。有关澳大利亚经济最近的一次新的描述，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这一描述涉及了市场经济的形态、角色和功能。此后，关于澳大利亚经济历史的所有论述，都局限于 30 多年以前由 N.G. 布特林 (N.G. Butlin) 设计的统计框架内，² 而布特林本人又是追随 T.A. 科格伦 (T.A. Coghlan) 这位成就非凡的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先驱的脚步的。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战后，科格伦一直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事实上，正如本书在第七章中所述，是科格伦正式提出了市场部门与家庭部门之间的重大区别——即在“养家糊口的人”和“靠人养活的人”之间的区别——从此以后，这种划分就成为现代国民账户的基础，也正是科格伦将市场部门游离于整体经济之外，因为，尽管他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应用经济学家，但他却未能解决如何估量非市场经济活动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他太忙于开拓对现代国民账户的研究。因此，正是科格伦使得我们在真正了解家庭经济之前就丢掉了这个问题。而且，从这开始，我们基本上是跟着他走。不过没能记住家庭经济却是我们的失败，而不是科格伦，因为我们曾一度拥有他所缺乏的、测度长期的非市场经济活动的知识。³ 本项研

究是在回忆往事中对整体经济的一种长期的数量上的探索。

存在模型与逻辑模型：一种新视角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重新建立家庭生产的过程，以及家庭部门与市场部门之间长期的动态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将家庭经济的投入物即劳动、资本和土地，以及这一经济过程的产物一并加以量化。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人们用这种方法可以比单纯依赖演绎理论能对过去、现在及未来有更多的了解。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演绎理论在重新构建过去和现在的现实方面是有用的，而只是对该理论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存有疑问，似乎它作为解决问题的目的比方法更合适。对现实的揭示是一种观察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

上述问题中的一部分，在我近期写的《突破时间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提出过。在本书中，我想做的是，通过探求现实重建的性质，以及通过将其与演绎模型的建立相对比来超越方法论层面的讨论。这就要用旁征博引和比喻的方法，比喻法在这里的含义是将数量经济历史视为摄影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观察的过程。⁴

存在模型

首先，我们需要指出“归纳”法和“演绎”法之间的异同（这是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意义上讲，因为社会科学总是二者的混合体）。很显然，这两种方法都是用创造模型来理解和解释现实的。在《突破时间的经济学》一书中，我并没有详细地探索重构现实的过程，这就可能在无意中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认为真正地重构现实是可能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这只是一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能够加以重构的不是现实的真实的存在，我们能做的只是一个现实的经验模型，我称之为存在模型（existential model）——